

基辛格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尼克松访苏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十四日电】基辛格国务卿在六月二十四日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六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有可能就部分地下核禁试达成原则协议。

他说，他认为在最高级会议上不会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但是他“不排除”在达成这种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在七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最高级会议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建设性的和（如果可能的话）合作的关系，以使双方有维护和平的劲头”。

这位国务卿花了很多时间谈及最近出现的一种说法，即同苏联达成的秘密协议，允许它拥有比根据一九七二年的临时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公开宣布的更多的核武器。他说，这种说法的“每一点都是完全捏造的”。

在记者招待会上简单地谈到的其他问题还有：中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犹太移民，基辛格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后的欧洲之行的计划，以及参院外委会对基辛格在窃听电话事件中的作用的重新审查。

下面是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的要点：

最高级会议——仍在进行有关拟议中的部分地下核禁试的专家会谈。协议将排除试验爆炸力更高的武器，可能不会影响这一代的多弹头导弹，但是将会影响下一代的多弹头导弹。

关于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说，虽然他认为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不会达成协议，但是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必将充分讨论战略武器情况”。他“不排除”在达成另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他也不排除美苏在莫斯科达成一项经济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协议不“需要开支公共经费”，而是“反映出交流情报及促进经济交流”。

他说，最高级会议的目的是维护苏美对话，遏制“核对峙的危险”和为建立一个更和平的世界创造“积极的动力”。

导弹——美国“解释”说它曾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使苏联签字，是为了确保莫斯科不超过一九七二年确定的拥有九百五十个水下导弹的限额，而不是允许他们超过这个限额，象美国的一些参议员说的那样。

基辛格说，有人说美国曾向莫斯科暗中保证说，它将部署六百五

十六个潜艇导弹，而不是一九七二年的临时协定允许拥有的七百一十个潜艇导弹，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美国即将从海神式导弹改为三叉戟式导弹，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二年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最后一天曾通知苏联说，海神式导弹不会有增加。基辛格说，这个事实苏联不久一定也知道了。

中东——在通过谈判达成向埃及和以色列出售核反应堆的协议的过程中，美国将制订关于储存和散布反应堆的最后产品的进一步保障措施，“我们认为”这些保障措施“保险”能防止制造核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问基辛格，使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是否放慢下来了。他回答说：“我们认为正常化的步伐并没有从已经确立的总趋势放慢下来”，但是这种关系的第一年的改善显然“更加引人注目”。

他说，他“眼前没有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犹太人——有人问到传闻苏联准备允许每年让四万五千名犹太人离境的消息，基辛格作出了对这类问题的标准的回答：公开谈论“将使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无法实现”。

美英通讯社评尼克松即将访苏

美联社说美苏会谈可能使西方公众感到混乱，迷惑，甚至担忧；路透社说苏告诫公众不要对会谈期望过高

【美联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三日电】【真理报】今天为尼克松总统本周来这里访问一事定调，它援引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话说：

莫斯科想同美国建立“真正稳定的”关系。

【真理报】看来是告诉读者，尼克松总统在国内被削弱的个人政治地位，不当妨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发展的相互谅解。

但是在问题涉及人们对进一步“扩大”的苏美关系所抱的期望的时候，【真理报】是含糊其词的。

苏联领导看来只好为保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努力，而不能期望取得新的大胆的突破。

最高级会谈前的充分的消息，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可以证明能指望在有关苏美关系的基本问题上达成“新的良好的协议”。

研究裁军问题的人认为，正在讨论的扩大禁试

范围的问题不会大大有助于制止两个超级大国扩充核武库。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禁止试验的谈判看来是要作为橱窗，以弥补第二阶段战略武器会谈没有达成协议之不足，双方曾希望会准备好一项协议供这次最高级会谈时签订。

【路透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三日电】（记者：布伊斯特）尼克松总统最近说，美国不打算干涉苏联的内政，这里的苏联犹太人对他的话感到沮丧。

犹太积极分子认为这就是说，尼克松先生打算把犹太人移居问题排除在他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之外。

移民问题在这里是个容易引起激动的问题，移民问题阻碍了苏美发展贸易。

苏联官员一般打算在几周前就结束制定最高级会谈的细节的工作。观察家说，这一次，看来现在还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商

谈，不仅商谈总统在苏联境内访问的计划，还商谈会谈的实质性方面。

苏联告诫公众不要对这次最高级会谈期望过多，虽然这次会谈将是重要的。

【美联社纽约六月二十三日电】（美联社特派记者：瑞安）二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新的最高级会谈可能使一部分西方公众感到混乱，迷惑，甚至担忧。

感到忧虑的一个重大原因是由于莫斯科用两种不同的声音来谈缓和问

题。说给西方听的声音好象是一种现实的，讲理的，切合实际的声音。另一种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指的声音，则听起来顽固地敌视西方生活方式，而且把缓和说成是一种工具，用来破坏已经被许多经济困难折磨着的制度。

感到忧虑的另一原因是缓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记录。尼克松总统同勃列

日涅夫总书记的前两次会谈产生了著名的意图宣言：要限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要避免出现可能挑起对抗的冲突局面，要更加强接触，要增进谅解。

与此同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断发展，数量更多，威力更大。国防预算急剧增加。新的军备竞赛的升级可能即将来临。至于避免对抗局面，去年十月中东的突发事件使苏美处于摊牌边缘。

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中，政治总是先于经济。但是勃列日涅夫集团显示了明确的迹象，渴望进行一种对苏联消费者来说是重要的贸易。

在苏联的评论中，缓和和被说成是一种削弱了西方联盟并使力量对比有利于苏联当局的工具。

【真理报】说，必须使缓和成为“不可倒退”，但它同时警告说，“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保持”西方国家的“现状”。因此，言下之意是，缓和政策既是短期的战术又是长期的战略。

苏联领导人是在这种宣传的背景下表现得迫切希望谈判的。对某些在西方的人来说，看来莫斯科想要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们全赢而你们全输了”。

英国《卫报》社论《无益的争吵的结束》 说《大西洋关系宣言》重新告诉苏联：欧美决心共同抵抗侵略

【本刊讯】英国《卫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题为《无益的争吵的结束》，全文如下：

渥太华宣言的主要优点是：北约组织这支号角吹出的号音不再是飘忽不定的了。欧洲和美国之间一向是不必要的分歧已经弥合。正如法国新外长索瓦尼亚格先生所说，这个宣言标志着“世界上最无益的争吵”的结束。其实，费尽心机来加剧这种争吵的人正是索瓦尼亚格先生的前任若贝尔先生，这个事实目前谁也用不着予以追究。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尼克松总统下周去莫斯科时将有一个团结一致的联盟作为他的后盾，这个建立已有二十六年头的联盟已公开重申了自己的目的。

渥太华宣言重新告诉了俄国人：西欧和北美各国的自由人民决心抵抗侵略并共同抵抗侵略。渥太华协议保证美国“不接受会使其盟国容易遭受外来政治或军事压力的任何局势”。美国还声明，它的目的是“使欧洲的力量保持在为维持威慑战略的可靠性所需要的水平上，同时保持一旦威慑力量失效时能够保卫北大西洋地区的能力。”

这是北约组织一向所追求的；如果美国政府只是感到能够“申明它保持欧洲的力量量的目的”，那么这便反映了国会山的生活现实。在轮到讨论欧洲的部队水平的时候，参议院终归要作出决定，任何其它的借口都是毫无意义的。

现实主义总归比幻想要好一些，而渥太华宣言在其它方面也是讲究现实的。它承认了一向属实的事，那就是：美国是而且必须是这个联盟的平等伙伴中的头。美国有大量军队。美国有（核）弹。美国在北约组织以外的邻近地区也负有义务（对其中的一些，世界其它地区应表示感谢）。渥太华会议看来已取得一致意见的是：如果基辛格博士在中东忙于他的微妙任务，他的欧洲盟国将不在错误的时刻用开始它们自己的谈判的办法来扯他的后腿。

即使在北约组织本地区内，可能也有时候需要先采取行动然后再进行磋商。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发生了紧急情况，以致美国不得不先采取行动然后再作说明，然而这种情况应该少发生，而且美国应设法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但是，如果预言永远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将是不负责任的。”在当今的世界上，基辛格博士是正确的，他的盟国承认这一点也是明智的。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六月二十四日发表社论，题为《北约盟国之间的休战》，摘要如下：

上周大西洋联盟成员国通过的渥太华宣言，终于结束了自从去年四月份基辛格提出制定一项新的大西洋宪章的要求以来，把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搞糟了的非常无聊的争吵。在这方面，通过这项宣言的部长会议是十分和谐的，宣言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欧洲对美国对旧大陆的态度所感到的潜在不安。

更为本质的是，宣言重申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重申了美国对欧洲防务的义务。作为对应的部分，它再一次强调（在这一段中引人注目地提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的威慑作用）欧洲国家必须对共同防务作出适当的贡献。最后，也许最引人注意的是，它暗示，共同体可能也要发挥防务作用。

如情况所示，这个宣言是尼克松和北约其他政府首脑本周在布鲁塞尔举行最高级会议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起点。

但是如果认为这个最高级会议本身可以解决大西洋联盟的所有主要问题，则将是错误的。

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三类：华盛顿长期存在的要它减少海外（主要是欧洲）防务开支的压力；由于东西方双边和多边谈判而产生的欧洲安全局势的不稳定状况；大西洋联盟内部的欧洲国家之间在防务方面能否合作尚成问题。

【德新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二日电】这里的观察家猜测，两人还可能会谈了施密特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总理已一再表示有兴趣在今年访问苏联。观察家们还认为，施密特的信可能是对苏联最近为加速日内瓦欧安会上的谈判而作的努力的答复。

埃及总统萨达特答美国电视台评论员问

【中东社开罗六月二十二日电】萨达特总统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评论员沃尔特·克朗凯特发表的谈话，全文如下：（本刊有删节）

问：总统先生，根据我们从联合公报中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清楚地表明尼克松总统这次中东之行取得了绝大的成功，您是否放弃了您曾希望说的，做的或希望讨论的任何问题？

答：我认为，我们在他这次中东之行和访问中已经完成了一切工作。

问：公报中提到在一个阶段内从美国得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的价值，您期望这个数目的价值是适时采取直接经济援助的方式还是采取私人投资的方式呢？

答：这将是经济援助和包括在一切活动领域进行投资的方式。

问：总统先生，您认为美埃之间的这种新的友谊关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答：好，我相信的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之后，全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于我们为维 护美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各自的和平所面临的种种代替办法中，我最为赞赏的是我们之间建立一种最好的关系，因为这是最好不过的正常的东西，而不正常的是我们之间存在着对 峙，因为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别的问题，除非是盲目地偏向以色列这个问题。

题。对 峙，误解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应当在我们同你们之间开始一个新阶段。我认为，当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时已向你们和美国人民证明我们是朋友。

问：当然，你们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出来欢迎尼克松总统这一点清楚表明这是美国新政策的一个标志。

答：完全对。

问：在美埃友谊的这一新阶段中你将期望美国，期望尼克松总统政策致力于压以色列人放弃它在一九六七年所占的领土吗？

答：对，对，完全对。美国对安理会三三八号决议，二四二号决议以及其它决议作出了保证。

问：阁下，您是否得到尼克松总统有关他能够说服以色列的任何保证？

答：好，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已讨论了整个问题，也讨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达成一些具体措施，我们只是在一些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问：您对巴勒斯坦问题怎么看？

答：你应当明白，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本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解决对西奈和戈兰高地一些部分领土的占领不是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本身，如果我们解决了这问题的核心，本质，那在这之后，一切问题都将会解决，也将应当解决。

问：在联合公报中关

于武器没有任何反映。您同总统是否讨论了武器问题？

答：没有。我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问：您依靠一个大国即苏联得到您所需要的武器，在这方面您的自由不是受到限制吗？

答：不。我现在并不是只依靠苏联。你也许没有听到我作出的关于供应我们武器的来源多头化的决定。我已作出这个决定两个月了。我正式宣布我们已经作出了一项我们得到武器的来源多头化的决定，实际上我们已经从欧洲开始这样做。

问：这样做的原因是否归结于对苏联供应你们武器的做法存在某种不满和不相信？

答：肯定地，存在着比不满更严重的情况，存在着误解。

问：您最近是否将

去苏联访问勃列日涅夫？

答：我相信他将来访问我们。

问：他将来这几吗？

答：是的。因为我已访问过苏联四次。

问：我认为我今天已从报纸上看到您的国防部长再次受到邀请或者重新邀请他访问莫斯科。

答：这是对的。

问：这是否表明苏联方面鉴于您同美国的新的协议而施加任何新的压力？

答：最好让我们绝对地不使用“压力”这个词，因为我不接受任何人的任何压力。这是事实。这就是局势。我已向你们说过，苏联人同我之间存在着误解。这种误解开始于一九七二年，当时我作出了苏联专家离开埃及的决定。从那时起，在那以后，甚至在战争中这种误

解一直存在。我们已达成一致意见的是两国的高级代表团进行会晤，试图讨论整个误解问题，在这以后我再同勃列日涅夫会晤。

问：那么，您在同勃列日涅夫会谈时必定要解除误解？

答：我不想同任何一个大国有任何麻烦。

问：总统先生，我觉得中东危机的彻底解决是遥远的，因为问题看来同过去一样无法解决。您是否真的认为除了停火外眼下有了任何进展？

答：我并不只看进展，因为我认为有了一种发展，你知道过去我们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绝对的支持，它没有试图理解阿拉伯问题，问题同过去二十二年相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问：现在有没有可能再次使用石油禁运以试图压以色列让出它的领土——我指的是被占领的领土？

答：我前面已经对你

讲了，当我们使用石油禁运或你们所谓的能源问题时，这只是给你们的一个信息，也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个信息，使他们觉醒。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将是公正的。以此开始了埃及战线的军队脱离接触工作，然后是叙利亚战线的军队脱离接触工作。下一些步骤将按同样的格局接踵而来。我不认为事情将再次发生。但是如果美国完全也就是百分之百地偏向以色列，就象以前约翰逊政府和其它政府时代那样，那么我相信那时候我们就应该再次讨论这件事。

问：您对由于大国竞争而不断威胁中东和平是否感到任何不安？

答：你知道这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东危机。它比越南问题更危险，比尼克松之前你们同苏联，中国的冷战更危险。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这个地区是全世界的心脏。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以避免这种危险。

侯赛因发表讲话说 约旦前线脱离接触前约旦不参加日内瓦会议

【路透社贝鲁特六月二十三日电】侯赛因国王在《安瓦尔报》二十三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如果在约旦前线没有实现象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那样的军队脱离接触，约旦将不参加日内瓦会议。

这位哈希姆国王还说，我对同尼克松总统的会谈十分满意。我向尼克松解释了约旦的立场，概括起来就是作为走向执行二四二号和三八号决议的第一步，以色列从前线撤退到合理的和可接受的距离，以色列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占领领土。

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巴解组织问题，侯赛因国王强调说，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成立，在我亲自主持的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约旦就承认了它，约旦现在继续承认这个组织，并且不反对它参加日内瓦会议。

侯赛因国王说，我们珍惜巴勒斯坦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的许多关系，我只能接受巴勒斯坦人自己决定的东西。他还说，在以色列撤退之后，约旦希望巴勒斯坦人民能在中立的或国际的监督下行使它的自决权。

这位哈希姆国王警告说，然而，如果阿拉伯民族对我们说，它希望看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担负起政治并对权利不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承担责任，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自产已不承担一切直接责任，而阿拉伯民族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这位国王谈到了尼克松总统作出的保证，他说，美国政府将作出努力，以便增加对约旦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美报载文谈科威特社会情况

《平均每人一万美元的石油收入改变着科威特》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二日刊登胡安·德奥尼斯发自科威特的一篇文章，题为《平均每人一万美元的石油收入改变着科威特》，摘要如下：

在这个传统部落社会中，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和贫困状况在石油财富的影响下正在消失。

在十九世纪时的美国曾经一度引起巨大改革运动的社会问题——妇女选举权，禁酒，牧民权利——现在在这个极其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小国中正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

科威特是一个仅有八十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境内连一条河也没有。科威特在荒凉的沙漠和波斯湾的近海水域下有着丰富的石油蕴藏，估计在六百亿桶。

自从二次大战后西方公司开始热衷石油生产以来，科威特的运气就飞黄腾达了。

政府从出口石油获得的收入今年可望达到八十亿美元，即每个居民约一万美元，比美国的平均每人收入多一倍。

二十五年前在飞沙走石的人行道两旁只有土墙 的商店，现在却是银行以及用钢骨和彩色玻璃修建的办公大楼以及挤满新汽车的分线公路。

石油工业直接雇用的人员大约只有四千人，但是科威特的财富和经济扩展使这个 小国家磁石一样，吸引着整个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技术人员，教师和劳工。

科威特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九，它的组成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外国

人在数量上现在超过科威特人。在外国人有二十万是巴勒斯坦人。

从美国，欧洲和日本来的银行家和经纪人挤满了这里的国际旅馆，这明显表明科威特正在成为这个地区的金融和服务中心，成为波斯湾的黎巴嫩。

科威特具有的相对的政治自由，有独立性的报纸，社会自由主义和福利计划，向波斯湾西岸邻国提供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有影响的榜样。

财政和石油部的负责石油销售的官员费萨尔·贾法尔说：“我们二十年干的别人要干二百年，在我们这里要是有什么不满的，那是因为人们急于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远在石油发现以前，科威特统治者从英国寻求保护以对付土耳其帝国。科威特在一九六一年获得独立之前，在英国影响下就有了文官制，法院和其他机构。

开办了世俗学校为商人提供能写会算以及懂可兰经的文书。早在一九五〇年，第一批从中学毕业的妇女便在统治者的极力主张下被送到国外上大学。

紧接着，打破穆斯林对妇女穿着的清规戒律和只准呆在家中的限制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一九五六年，一群科威特妇女公开示威并且丢掉了面纱。

从那时起，妇女就可以担任文官。这是一场和缓的，但是是坚决的女权运动。

去年，在全部是男议员的国民大会（科威特的议会）的一次激烈的会议上，给妇女选举和被选举权的议案由于保守集团的压力被拒绝了。但是，由电视导演和短篇小说作家努里娅·萨利赫·萨达尼领导的这场运动正在坚持着并已草拟了一项新的家庭法，由民事法庭管理结婚和离婚。

科威特计划局长的一个助手苏尔坦说：“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我们应当首先改变这种状况，即男人什么也不干就能得到所有东西，而妇女要得到她们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进行斗争。”

受过教育的科威特妇女争取在职业和政治权利方面获得更为平等的要求，在数量很大的移民提出的类似要求方面引起了甚至更大的问题。

根据科威特的福利政策，打电话是免费的，国家对于用水和进口基本食品给予津贴，每一个科威特儿童从幼儿园到大学是免费教育，任何找不到私人工作的科威特人都可保证能在文职机构中获得工作。

这些福利和这个全面的福利的国家的其他福利，诸如免费医疗，都由每年

十五亿美元的国家预算资助，而国家预算几乎全部来自石油收入。在科威特没有个人所得税。

但是这种制度对于土生的科威特人和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五的外国居民是公开区别对待的，只有土生的科威特人享受全部福利。

没有在名义上占百分之五十一股份的科威特人做为合作伙伴，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开店做买卖。

但是来自巴基斯坦或伊朗的修建银行和公路的劳工，经常是一家十口或十二口人住在小屋里或者是昂贵的两间房子一套的公寓住宅里。

移民们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担任重要职务，但是要在科威特人监督下的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不满，从下面一个笑话中就反映出来了：在一个交通叉道上谁有权先走，回答是：“任何由科威特人驾驶的车子”。

以统治家族中有势力的成员，王储兼首相艾哈迈德·萨巴赫为首的国家计划会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有迹象表明技术人员已开始离开科威特去诸如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因为在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得到的薪水同这里一样多。

可是，对给归化的居民以平等政治权利，在许多有影响的科威特人中却存在强大的阻力。

一位属于一个老家族的科威特工程师说：“我们怎能知道他们是否忠实呢？他们来到这里只不过是弄钱，而他们的根却扎在叙利亚，埃及或黎巴嫩。”

日本《朝日新闻》自加拉加斯报道

《美中苏对“二百哩游泳比赛”的想法》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驻加拉加斯记者二十三日发回的一篇评论，题目是《美中苏三大国对“二百哩游泳比赛”的想法》，摘要如下：

对于这次海洋法会议的最大焦点——“二百哩经济水域”，我国的立场是“坚决反对”。

曾经同样表示过反对的美苏最近以来态度变得灵活了，改变为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的方向。中国是一贯的支持者。海洋法会议约有一百五十个国家参加。

美中苏对该会议的影响仍然很大。为什么美苏改变了政策？中国表示支持的理由何在？

美国开始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可举出如下几个理由：第一，马萨诸塞州的数百名渔民，最近把渔船开到波托马克河，向首都华盛顿进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就苏联和日本渔船队开到美国东部海岸的渔业水域边缘进行捕鱼的问题，向政府直接进行了申诉。

美国政界今年秋天面临着中期选举，必须考虑“渔民的选票”。

第二，海洋法会议在中南美的加拉加斯举行，

加勒比海各国提出了比“二百哩经济水域”更为强硬的“承袭海域论”。另一方面，自从去年石油危机以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中南美各国呼吁进行“新的对话”，企图确保这些水域所拥有的各项资源。因此，通过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要讨好中南美各国，同时，把更加强硬的承袭海域论压下去。

第三，最近，美国大约向五十个国家派遣专家，试探各国对海洋法会议的态度。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由于美国等的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对“领海”和“国际

海峡”等问题也可能会发生好的影响。

因此，超级大国美国也不逆“二百哩经济水域”这一潮流而行，而要去越过这个浪头。

最近，苏联的海洋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摇摆。这个国家想些什么？人们未必很清楚，但是，从匈牙利代表团人士等东欧一部分国家透露出的消息说，“苏联也将有条件地承认二百哩经济水域”。

苏联已成长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海军，海运和渔业国，现在，它热心地主张“使用海洋方面”的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苏联的利益同日美一致。在这次会议之前，举行过多

伊朗《世界报》社论

《全面辩论复杂的海洋法问题》

【本刊讯】伊朗《世界报》六月二十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全面辩论复杂的海洋法问题》，全文如下：

目前在委内瑞拉举行的海洋法会议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对一百二十三个与会国来说，需要讨论的问题非常复杂，因此，它们早已决定明年再举行会议（可能在维也纳举行），继续进行考虑。

正是技术上的发展使得这样一次会议显得非常紧迫。

在一个拥有远程导弹和核潜艇的时代，被普遍接受的三海里领海范围，至少对安全来说，是绝对不够的。

一艘属于工业化国家的高度发展的捕鱼船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沿海进行大量捕捞，掠夺它们潜在的国家财富，有时造成了

次的各国的非正式磋商，苏联强烈主张下述三点：一，海峡的自由通行；二，沿岸国家有义务把它取不完的水产资源让其他国家取得；三，科学调查的自由。这一主张被认为是承认二百哩的交换条件。

据我国水产有关人士说，苏联已经计算好，即使它承认二百哩经济水域，而从亚洲，非洲等远洋渔业区被赶出来，但是，只要它从北太平洋完全把日本赶出去，就可以弥补上去。苏联在什么时候，利用怎样的机会承认经济水域，这对会议的动向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动向是明确的。作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只要有机会就表示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并且经常谴责发达国家的海洋政策。中国正在热心地向发展中国家做工作，其影响是很大的。

《爱尔兰时报》社论《海洋热》

【本刊讯】《爱尔兰时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海洋热》，摘要如下：

举行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不是为了决定公共礁岩的所有权，虽然此间对这个问题显然感兴趣。孤立的大西洋礁岩的确提供了一个局部的例子，说明这个被认为是迄今最盛大的外交会议的加拉加斯会议目的何在。

它的目的在于就海洋的各种用途——从航行和捕鱼到海床开发和防止污染——达成一项条约形式的国际协议。但是世界上对原料资源的浪费使得海床的油源和矿源由谁占有和由谁开发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沿海国对海岸附近享有权利的这一原则沿用已久，很可能只能予以扩大，而不能予以缩小。如果就二百哩的经济区或毗连区这样的建议达成协议，从而使沿海国享有达二百哩的重大权利的话，那么对这个范围以外的海洋建立适当的国际管制则尤为重要。

这将是防止争夺矿源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这种争夺中富有的大国和富有的大公司将夺得更多的矿源。公共礁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这种争夺的牺牲品。任何人占有距离有人居住的陆地二百多哩以外的荒岩除非是为了占有它周围海底的矿源以

外，否则是没有意义的。认为只要由英国海军或者爱尔兰的地方警卫队采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把国旗插到那里就可以享有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想法起码是过时了。

就海洋的国际管制，例如就沿海范围，航行，防止污染等等达成协议将是极端困难的。要互相迁就，这已经是加拉加斯的流行语言了。在所有问题上分成东方和西方，沿海国和非沿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冰岛艰难地为它的专属捕鱼权规定了五十哩的限制。象秘鲁这样的一些国家已谋求维护二百哩的专属捕鱼权。这些分歧不容易解决。那些拥有强大船队的国家自然反对作出限制。现在刚开始为了经济目的探查海底，一定还会出现新的冲突。各国自己的民族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同时，必须找到符合国际家庭利益的“管理”海洋的办法。

【本刊讯】美《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癌症研究中已明确的进展》，摘要如下：

二十年前，儿童患了急性白血病“一律是致命的”。奥尔伯特·欧文斯解释说，今天，经药物和辐射综合治疗的儿童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少在诊断后五年没有这种病。欧文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研究所负责指导一项广泛的癌症研究和治疗计划。

欧文斯说，活下来很久的人中包括一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症状的人，“因此也许可能说是全愈了”。

的确，在整个五十年代医学科学解决不了的十种恶性类型，用今天的治疗方法可以治愈或长期抑制。

霍奇金氏病（淋巴肉芽肿）是一种很普遍的病，涉及到淋巴结，脾，肝和其它器官，如在早期加以治疗，目前有百分之九十的病人在五年之后不再有这种病。

在其他各种癌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首先，是药物使这些成就成为可能——特别是综合使用二至四种药。但这并不完全说明整个癌症领域展开的有了改进的前景，因为全国癌症研究所发表下列声明指出：

“自四十年代以来，诊断出（癌症）之后五年情况良好的人数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这个变化反映了一项新的理论已开始指导研究人员和医生们。

医生们不再感到是局限于一，两种治疗方式。研究人员也不再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

几十年来，摧毁癌的仅有方法是外科手术和辐射治疗，现在也仍然是消除局部恶性扩散的最好方法。

欧文斯说，今天“我们是处于也许

美报文章《癌症研究中已明确的进展》

需要用多种形式的治疗来处理癌的时代”。因而医生要在各种药物和激素中进行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和外科手术及放射治疗结合起来以配合具体的病例。

这个方法在研究方面也占主导地位。专家之间相互合作。例如在霍普金斯这样的医学中心，医治癌病人的医生的诊室可能要有生物化学家，药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在一个大厅里。他们保持接触。一个人可能得到的收获也许可以启发其他人。他们相互交流问题，分析困难。

专门为这类合作攻克癌症而设计的一座新建筑物不久将建成。

全国癌症研究所选择霍普金斯研究所以及国内的其它八所医学院校作为这些全面研究癌症中心的地点。

欧文斯将负责这座中心，领导由其他十位内科医生，一位外科医生，几位药理学家，一位病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组成的研究班子。欧文斯担任两个课程的教授，医学教授和肿瘤学教授。

欧文斯说，他的小组一直是一起从几方面着手研究，这些研究可能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

欧文斯说，例如，霍普金斯的研究人员辨认了肺部和甲状腺的某些癌所产生的激素状物质。这些蛋白质在血液里循环时，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揭示出可能“处于不大于针尖”阶段的肿瘤的存在。

这样，医生就可以有办法发现摸不到或爱克斯光看不到的很小的癌。无症状的病人如果进行定期检查就可以发现这些小小的癌。

这些物质还将用于测定癌症治疗的

成功与否。

研究人员们目前正在研究计算癌细胞产生一定量的这种物质所需的癌细胞数目。

霍普金斯的科学家约翰·弗罗斯特博士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其它方法不能发现之前辨认出肺癌。这就是检查痰里是否有癌细胞。

这里和其他地方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是癌的免疫性。为什么有些人得癌，而处在类似条件的其他人就不得癌？身体对任何异常侵入——包括癌——都有自然抵御力。看来有些人缺少足以阻挡癌突破的抵抗力。

如果是这样，而且科学又能够找出其原因的话，那么，在正常抵御力不足时加强抵抗力可能会做到这点。

有些人认为，如果人体癌症——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病毒引起的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制造抗癌疫苗的可能性就不远了。

在某些动物肿瘤中已证实了癌的病毒起源，因为从动物的恶性肿瘤中离析出来的病毒在进入其他动物体内后诱发了肿瘤生长。

电子显微术已揭示了某些人体癌的病毒。但是从道德上的考虑不允许把它们移植到其他人体内以断定它们是否是病因。欧文斯说，在某些人体恶性肿瘤病例中即使辨认出病毒起源，也不能解释所有癌的起因。

“我们知道，过量的辐射会引起癌，我们知道，某些化学品也会引起癌。”

的确，癌症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惊恐。因而某些研究人员认为，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公众所期待的关于声称发现

“治愈办法”的不可思议的新闻。治疗方法可能是一个一个地发现的，正如它们在现时被发现那样。

就是因为这样的多样化，使得今天在研究和治疗中采取综合办法更为合乎逻辑。

考虑到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恶性疾病为什么依然是美国居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的死亡原因？

有两个主要原因。

近来用药物取得重大成功的都是快速生长的癌，由产生大量脱氧核糖核酸的细胞组成的生长。

经证明，这种细胞特别脆弱。

但是造成大多数死亡的癌——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胰腺癌，子宫癌——都是生长缓慢的，合成脱氧核糖核酸也缓慢。此外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癌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性差得多。

但是霍普金斯研究所，全国癌症研究所以及其它地方的研究正在产生新的药物结合，可以对乳腺癌和子宫癌有影响。这项工作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但是很有希望。

癌症死亡率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继续普遍地处在有致癌物的环境中——现代工艺技术产生的污染物和化学物质，再加上这个国家的吸烟人。

尽管在解决癌症方面仍有阴影笼罩，但是全国癌症研究所坚持认为，即使还有一些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是根据目前的研究状态，前途可能比目前要光明得多。

下面是该研究所对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的总结：“三十年代，确诊后活了五年的，在五个人中不到一人。今天这个比率是五个人中接近两人。许多专家认为，目前的知识在早期诊断后采取迅速有效的治疗，在适宜条件下的两个人中可救活至少一人。”

日本《朝日新闻》自加拉加斯报道

《美中苏对“二百哩游泳比赛”的想法》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驻加拉加斯记者二十三日发回的一篇评论，题目是《美中苏三大国对“二百哩游泳比赛”的想法》，摘要如下：

对于这次海洋法会议的最大焦点——“二百哩经济水域”，我国的立场是“坚决反对”。

曾经同样表示过反对的美苏最近以来态度变得灵活了，改变为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的方向。中国是一贯的支持者。海洋法会议约有一百五十个国家参加。

美中苏对该会议的影响仍然很大。为什么美苏改变了政策？中国表示支持的理由何在？

美国开始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可举出如下几个理由：第一，马萨诸塞州的数百名渔民，最近把渔船开到波托马克河，向首都华盛顿进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就苏联和日本渔船队开到美国东部海岸的渔业水域边缘进行捕鱼的问题，向政府直接进行了申诉。

美国政界今年秋天面临着中期选举，必须考虑“渔民的选票”。

第二，海洋法会议在中南美的加拉加斯举行，

加勒比海各国提出了比“二百哩经济水域”更为强硬的“承袭海域论”。另一方面，自从去年石油危机以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中南美各国呼吁进行“新的对话”，企图确保这些水域所拥有的各项资源。因此，通过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要讨好中南美各国，同时，把更加强硬的承袭海域论压下去。

第三，最近，美国大约向五十个国家派遣专家，试探各国对海洋法会议的态度。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由于美国等的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对“领海”和“国际

海峡”等问题也可能会发生好的影响。

因此，超级大国美国也不逆“二百哩经济水域”这一潮流而行，而要去越过这个浪头。

最近，苏联的海洋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摇摆。这个国家想些什么？人们未必很清楚，但是，从匈牙利代表团人士等东欧一部分国家透露出的消息说，“苏联也将有条件地承认二百哩经济水域”。

苏联已成长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海军，海运和渔业国，现在，它热心地主张“使用海洋方面”的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苏联的利益同日美一致。在这次会议之前，举行过多

伊朗《世界报》社论

《全面辩论复杂的海洋法问题》

【本刊讯】伊朗《世界报》六月二十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全面辩论复杂的海洋法问题》，全文如下：

目前在委内瑞拉举行的海洋法会议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对一百二十三个与会国来说，需要讨论的问题非常复杂，因此，它们早已决定明年再举行会议（可能在维也纳举行），继续进行考虑。

正是技术上的发展使得这样一次会议显得非常紧迫。

在一个拥有远程导弹和核潜艇的时代，被普遍接受的三海里领海范围，至少对安全来说，是绝对不够的。

一艘属于工业化国家的高度发展的捕鱼船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沿海进行大量捕捞，掠夺它们潜在的国家财富，有时造成了

次的各国的非正式磋商，苏联强烈主张下述三点：一，海峡的自由通行；二，沿岸国家有义务把它取不完的水产资源让其他国家取得；三，科学调查的自由。这一主张被认为是承认二百哩的交换条件。

据我国水产有关人士说，苏联已经计算好，即使它承认二百哩经济水域，而从亚洲，非洲等远洋渔业区被赶出来，但是，只要它从北太平洋完全把日本赶出去，就可以弥补上去。苏联在什么时候，利用怎样的机会承认经济水域，这对会议的动向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动向是明确的。作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只要有机会就表示支持二百哩经济水域，并且经常谴责发达国家的海洋政策。中国正在热心地向发展中国家做工作，其影响是很大的。

《爱尔兰时报》社论《海洋热》

【本刊讯】《爱尔兰时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海洋热》，摘要如下。

举行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不是为了决定公共礁岩的所有权，虽然此间对这个问题显然感兴趣。孤立的大西洋礁岩的确提供了一个局部的例子，说明这个被认为是迄今最盛大的外交会议的加拉加斯会议目的何在。

它的目的在于就海洋的各种用途——从航行和捕鱼到海床开发和防止污染——达成一项条约形式的国际协议。但是世界上对原料资源的浪费使得海床的油源和矿源由谁占有和由谁开发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沿海国对海岸附近享有权利的这一原则沿用已久，很可能只能予以扩大，而不能予以缩小。如果就二百哩的经济区或毗连区这样的建议达成协议，从而使沿海国享有达二百哩的重大权利的话，那么对这个范围以外的海洋建立适当的国际管制则尤为重要。

这将是防止争夺矿源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这种争夺中富有的大国和富有的大公司将夺得更多的矿源。公共礁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这种争夺的牺牲品。任何人占有距离有人居住的陆地二百多哩以外的荒岩除非是为了占有它周围海底的矿源以

外，否则是没有意义的。认为只要由英国海军或者爱尔兰的地方警卫队采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把国旗插到那里就可以享有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想法起码是过时了。

就海洋的国际管制，例如就沿海范围，航行，防止污染等等达成协议将是极端困难的。要互相迁就，这已经是加拉加斯的流行语言了。在所有问题上分成东方和西方，沿海国和非沿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冰岛艰难地为它的专属捕鱼权规定了五十哩的限制。象秘鲁这样的一些国家已谋求维护二百哩的专属捕鱼权。这些分歧不容易解决。那些拥有强大船队的国家自然反对作出限制。现在刚开始为了经济目的探查海底，一定还会出现新的冲突。各国自己的民族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同时，必须找到符合国际家庭利益的“管理”海洋的办法。

【本刊讯】美《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癌症研究中已明确的进展》，摘要如下：

二十年前，儿童患了急性白血病“一律是致命的”。奥尔伯特·欧文斯解释说，今天，经药物和辐射综合治疗的儿童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少在诊断后五年没有这种病。欧文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研究所负责指导一项广泛的癌症研究和治疗计划。

欧文斯说，活下来很久的人中包括一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症状的人，“因此也许可能说是全愈了”。

的确，在整个五十年代医学科学解决不了的十种恶性类型，用今天的治疗方法可以治愈或长期抑制。

霍奇金氏病（淋巴肉芽肿）是一种很普遍的病，涉及到淋巴结，脾，肝和其它器官，如在早期加以治疗，目前有百分之九十的病人在五年之后不再有这种病。

在其他各种癌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首先，是药物使这些成就成为可能——特别是综合使用二至四种药。但这并不完全说明整个癌症领域展开的有了改进的前景，因为全国癌症研究所发表下列声明指出：

“自四十年代以来，诊断出（癌症）之后五年情况良好的人数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这个变化反映了一项新的理论已开始指导研究人员和医生们。

医生们不再感到是局限于一，两种治疗方式。研究人员也不再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

几十年来，摧毁癌的仅有方法是外科手术和辐射治疗，现在也仍然是消除局部恶性扩散的最好方法。

欧文斯说，今天“我们是处于也许

美报文章《癌症研究中已明确的进展》

需要用多种形式的治疗来处理癌的时代”。因而医生要在各种药物和激素中进行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和外科手术及放射治疗结合起来以配合具体的病例。

这个方法在研究方面也占主导地位。专家之间相互合作。例如在霍普金斯这样的医学中心，医治癌病人的医生的诊室可能要有生物化学家，药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在一个大厅里。他们保持接触。一个人可能得到的收获也许可以启发其他人。他们相互交流问题，分析困难。

专门为这类合作攻克癌症而设计的一座新建筑物不久将建成。

全国癌症研究所选择霍普金斯研究所以及国内的其它八所医学院校作为这些全面研究癌症中心的地点。

欧文斯将负责这座中心，领导由其他十位内科医生，一位外科医生，几位药理学家，一位病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组成的研究班子。欧文斯担任两个课程的教授，医学教授和肿瘤学教授。

欧文斯说，他的小组一直是一起从几方面着手研究，这些研究可能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

欧文斯说，例如，霍普金斯的研究人员辨认了肺部和甲状腺的某些癌所产生的激素状物质。这些蛋白质在血液里循环时，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揭示出可能“处于不大于针尖”阶段的肿瘤的存在。

这样，医生就可以有办法发现摸不到或爱克斯光看不到的很小的癌。无症状的病人如果进行定期检查就可以发现这些小小的癌。

这些物质还将用于测定癌症治疗的

成功与否。

研究人员们目前正在研究计算癌细胞产生一定量的这种物质所需的癌细胞数目。

霍普金斯的科学家约翰·弗罗斯特博士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其它方法不能发现之前辨认出肺癌。这就是检查痰里是否有癌细胞。

这里和其他地方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是癌的免疫性。为什么有些人得癌，而处在类似条件的其他人就不得癌？身体对任何异常侵入——包括癌——都有自然抵御力。看来有些人缺少足以阻挡癌突破的抵抗力。

如果是这样，而且科学又能够找出其原因的话，那么，在正常抵御力不足时加强抵抗力可能会做到这点。

有些人认为，如果人体癌症——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病毒引起的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制造抗癌疫苗的可能性就不远了。

在某些动物肿瘤中已证实了癌的病毒起源，因为从动物的恶性肿瘤中离析出来的病毒在进入其他动物体内后诱发了肿瘤生长。

电子显微术已揭示了某些人体癌的病毒。但是从道德上的考虑不允许把它们移植到其他人体内以断定它们是否是病因。欧文斯说，在某些人体恶性肿瘤病例中即使辨认出病毒起源，也不能解释所有癌的起因。

“我们知道，过量的辐射会引起癌，我们知道，某些化学品也会引起癌。”

的确，癌症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惊恐。因而某些研究人员认为，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公众所期待的关于声称发现

“治愈办法”的不可思议的新闻。治疗方法可能是一个一个地发现的，正如它们在现时被发现那样。

就是因为这样的多样化，使得今天在研究和治疗中采取综合办法更为合乎逻辑。

考虑到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恶性疾病为什么依然是美国居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的死亡原因？

有两个主要原因。

近来用药物取得重大成功的都是快速生长的癌，由产生大量脱氧核糖核酸的细胞组成的生长。

经证明，这种细胞特别脆弱。

但是造成大多数死亡的癌——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胰腺癌，子宫癌——都是生长缓慢的，合成脱氧核糖核酸也缓慢。此外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癌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性差得多。

但是霍普金斯研究所，全国癌症研究所以及其它地方的研究正在产生新的药物结合，可以对乳腺癌和子宫癌有影响。这项工作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但是很有希望。

癌症死亡率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继续普遍地处在有致癌物的环境中——现代工艺技术产生的污染物和化学物质，再加上这个国家的吸烟人。

尽管在解决癌症方面仍有阴影笼罩，但是全国癌症研究所坚持认为，即使还有一些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是根据目前的研究状态，前途可能比目前要光明得多。

下面是该研究所对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的总结：“三十年代，确诊后活了五年的，在五个人中不到一人。今天这个比率是五个人中接近两人。许多专家认为，目前的知识在早期诊断后采取迅速有效的治疗，在适宜条件下的两个人中可救活至少一人。”